



WILKINSON SWORD 夫人

人生從來不是一堆機會的集合。

人生是唯一的一次機會，從不會來第二次。

對我來說就是這樣。

我在義大利共濟會的那些年裡——它的儀式和傳統得到英格蘭聯合總會所的承認——我有機會參加了一次相當特別的聚會。

那時我已經是第三級了，可我帶著正確的心態去的：一個學徒的心態。

那不是一次儀式性的集會。

沒有圍裙，沒有符號，沒有要背的詞。

那只是一頓晚飯。

倫敦的一頓晚飯。

那種在經歷的當下顯得平平常常、要過很多年、等你終於明白它的意義時才變得非同尋常的夜晚。

倫敦有它一貫的魅力。

歷史彷彿從每一棟建築裡向外張望。

王室。

金融城。

私人俱樂部。

各種機構。

那些比創造它們的人活得更久的傳統。

正是透過我此前在Gillette內部的職業經歷，也正是在那些地方，我幾乎是偶然地遇見了一個比我自己古老得多的故事。

一個不屬於共濟會的故事。

也不屬於生意。

它屬於英格蘭。

它的名字叫Wilkinson Sword。

或者，更準確的叫法也許是：

Wilkinson Sword夫人。

因為有些公司創造利潤。

另一些創造歷史。

她兩樣都做到了。

她的口音是英國的，舉止優雅，風格精緻。

她帶著自己揹負的歲月微笑。

她知道自己已不再年輕。

她失去了青春的輕盈，卻沒有失去頭腦的清明。

她的智力依然強健。

她的想法依然鋒利。

每次她對我說話，都用那種近乎浪漫的語調，像一隻在壁爐邊呼嚕呼嚕的老貓，而且她念我的名字時總帶著一點小小的不準：

「Fernando.....」

她從來不需要介紹。

她只需要走進房間。

她隨身帶著歷史的分量。

她經歷過戰爭、國王、女王、工業革命、收購和董事會。

她見過男人變富。

她見過帝國消失。

她見過那些深信自己不朽的經理人。

可她依然在那裡。

優雅。

安靜。

英國。

那一刻我明白了，有些公司根本不是公司。

它們是機構。

有些屬於股東。

另一些屬於歷史。

Wilkinson Sword夫人屬於後者。

而我也開始有那麼一點點，屬於她了。

Ferdinando